# 傳燈錄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六卷

下一卷▶

南嶽懷讓禪師法嗣。第一世九人，一人見錄。

江西道一禪師。姓馬，時謂馬祖。

南嶽常浩禪師。智達禪師。坦然禪師。潮州神照禪師。楊州大明寺嚴峻禪師。新羅國本如禪師。玄晟禪師。東霧山法空禪師。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二世三十七人。馬祖法嗣十四人見錄。

越州大珠慧海禪師。

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。

洪州泐潭法會禪師。

池州杉山智堅禪師。

洪州渤潭惟建禪師。

澧州茗溪道行禪師。

撫州石鞏慧藏禪師。

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。

江西北蘭讓禪師。

洛京佛光如滿禪師。

袁州南源道明禪師。

忻州酈村自滿禪師。

朗州中邑洪恩禪師。

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。

禪門規式附。鎬英禪師。崇泰禪師。王姥山闍然禪師。華州伏棲寺策禪師。澧州鬆滋塔智聰禪師。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。楊州棲靈寺智通禪師。杭州智藏禪師。京兆懷韜禪師。處州法藏禪師。河中府懷則禪師。常州明乾禪師。鄂州洪潭禪師。象原懷坦禪師。渤府青蓮元禮禪師。河中府保慶禪師。甘泉志賢禪師。大會山道晤禪師。渤府法柔禪師。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。義興勝辯禪師。海陵慶雲禪師。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。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懷讓禪師第一世。

江西道一

江西道一禪師。漢州什邡人也。姓馬氏。容貌奇異牛行虎視。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。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。受具於渝州圓律師。唐開元中。習禪定於衡岳傳法院。遇

讓和尚。同參九人。唯師密受心印。讓之一猶思之遷也。同源而異派。故禪法之盛始於二師。劉軻云：「江西主大寂。湖南主石頭。往來憧憧。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。」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：「震旦雖闊無別路。要假姪孫腳下行。金雞解銜一顆米。供養十方羅漢僧。」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：「向後佛法從汝邊去。出馬駒踏殺天下人。」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。時號馬祖。

始自建陽佛跡嶺。遷至臨川。次至南康龔公山。大歷中。隸名於開元精舍。時連帥路嗣恭。聆風景慕親受宗旨。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坐下。

一日謂眾曰：「汝等諸人，各信自心是佛。此心即是佛心。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。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。令汝等開悟。又引楞伽經文。以印眾生心地。恐汝顛倒不自信。此心之法各各有之。故楞伽經云：佛語心為宗。無門為法門。」

又云：「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不捨惡。淨穢兩邊俱不依怙。達罪性空。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。汝但隨時言說。即事即理都無所礙。菩提道果亦復如是。於心所生即名為色。色空故生即不生。若了此意。乃可隨時著衣吃飯。長養聖胎任運過時。更有何事。汝受吾教。聽吾偈曰：心地隨時說。菩提亦只寧。事理俱無礙。當生即不生。」

僧問：「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。」師云：「為止小兒啼。」僧云：「啼止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非心非佛。」僧云：「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。」師云：「向伊道不是物。」僧云：「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即今是什麼意。」

龐居士問：「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。此理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這裡無水亦無舟。說什麼筋骨。」

一日師上堂良久。百丈收卻面前席。師便下堂。百丈問：「如何是佛法旨趣。」師云：「正是汝放身命處。」

師問百丈：「汝以何法示人。」百丈豎起拂子。師云：「只這個為當別有。」百丈

拋下拂子。

僧問：「如何得合道。」師云：「我早不合道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便打。乃云：「我若不打汝。諸方笑我也。」

有小師行腳回。於師前畫個圓相。就上禮拜了立。師云：「汝莫欲作佛否。」云：「某甲不解捏目。」師云：「吾不如汝。」小師不對。

鄧隱峰辭師。師云：「什麼處去。」對云：「石頭去。」師云：「石頭路滑。」對云：「竿木隨身逢場作戲。」便去。才到石頭。即繞禪牀一匝。振錫一聲。問：「是何宗旨。」石頭云：「蒼天蒼天。」隱峰無語。卻回舉似於師。師云：「汝更去。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。」隱峰又去石頭。一依前問：「是何宗旨。」石頭乃噓噓。隱峰又無語歸來。師云：「向汝道石頭路滑。」

有僧於師前作四畫。上一長下三短。問云：「不得道一長三短。離此四字外謂和尚答。」師乃畫地一畫云：「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。」忠國師聞別云：「何不問老僧。」

有一講僧來問云：「未審禪宗傳持何法。」師卻問云：「坐主傳持何法。」彼云：「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。」師云：「莫是師子兒否。」云：「不敢。」師作噓噓聲。彼云：「此是法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法。」云：「師子出窟法。」師乃默然。彼云：「此亦是法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法。」云：「師子在窟法。」師云：「不出不入是什麼法。」無對。百丈代云：「見麼。」遂辭出門。師召云：「坐主。」彼即回首。師云：「是什麼。」亦無對。師云：「這鈍根阿師。」

洪州廉使問云：「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。」師云：「若吃是中丞祿。不吃是中丞福。」

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。各為一方宗主。轉化無窮。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。登建昌石門山。於林中經行。見洞壑平坦處。謂侍者曰：「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。」言訖而回。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。沐浴訖跏趺入滅。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。塔曰大莊嚴。今海昏縣影堂存焉。高僧傳云：「大覺禪師。」

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

大珠慧海

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。建州人也。姓朱氏。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。初至江西參馬祖。祖問曰：「從何處來。」曰：「越州大雲寺來。」祖曰：「來此擬須何事。」曰：「來求佛法。」祖曰：「自家寶藏不顧。拋家散走作什麼。我這裡一物也無。求什麼佛法。」師遂禮拜問曰：「阿那個是慧海自家寶藏。」祖曰：「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。一切具足更無欠少。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。」師於言下自識本心。不由知覺。踴躍禮謝。師事六載。後以受業師年老。遽歸奉養。乃晦跡藏用外示癡訥。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。被法門師姪玄晏。竊出江外呈馬祖。祖覽訖告眾云：「越州有大珠。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。」眾中有知師姓朱者。迭相推識結契。來越上尋訪依附。時號大珠和尚者。因馬祖示出也。

師謂曰：「禪客我不會禪。並無一法可示於人。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。」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。事不得已。隨答其辯無礙。廣語出別卷。

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：「擬伸一問，師還對否。」師曰：「深潭月影任意撮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清潭對面非佛而誰。」眾皆茫然。法眼云：「是即沒交涉。」良久其僧又問：「師說何法度人。」師曰：「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。」曰：「禪師家渾如此。」師卻問曰：「大德說何法度人。」曰：「講金剛般若經。」師曰：「講幾坐來。」曰：「二十餘坐。」師曰：「此經是阿誰說。」僧抗聲曰：「禪師相弄。豈不知是佛說耶。」師曰：「若言如來有所說法。則為謗佛。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若言此經不是佛說。則是謗經。請大德說看。無對。」師少頃又問：「經云：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見如來。大德且道。阿那個是如來。」曰：「某甲到此卻迷去。」師曰：「從來未悟說什麼卻迷。」僧曰：「請禪師為說。」師曰：「大德講經二十餘坐。卻未識如來。」其僧再禮拜，願垂開示。

師曰：「如來者是諸法如義。何得忘卻。」曰：「是是諸法如義。」師曰：「大德是亦未是。」曰：「經文分明那得未是。」師曰：「大德如否。」曰：「如。」師曰：「木石如否。」曰：「如。」師曰：「大德如同木石如否。」曰：「無二。」師曰：「大德與木石何別。」僧無對。良久卻問：「如何得大涅槃。」師曰：「不造生死業。」對曰：「如何是生死業。」師曰：「求大涅槃是生死業。舍垢取淨是生死業。有得有證

是生死業。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。」曰：「云何即得解脫。」師曰：「本自無縛不用求解。直用直行是無等等。」僧曰：「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。」禮謝而去。

有行者問：「即心即佛那個是佛。」師云：「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。」無對。師云：「達則遍境是。不悟永乖疏。」

有律師法明謂師曰：「禪師家多落空。」師曰：「卻是座主家多落空。」法明大驚曰：「何得落空。」師曰：「經論是紙墨文字。紙墨文字者俱空。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。無非是空。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。」法明曰：「禪師落空否。」師曰：「不落空。」曰：「何卻不落空。」師曰：「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。大用現前那得落空。」法明曰：「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。」師曰：「律師不唯落空。兼乃錯用名言。」法明作色問曰：「何處是錯。」師曰：「律師未辨華竺之音。如何講說。」曰：「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。」師曰：「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。」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。具梵語薩姿曷剌他悉陀。中國翻雲一切義成。舊云悉達多。猶是訛略梵語。

又問曰：「夫經律論是佛語。讀誦依教奉行。何故不見性。」師曰：「如狂狗趁塊師子咬人。經律論是自性用。讀誦者是性法。」法明曰：「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。」師曰：「阿彌陀姓僮屍迦。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。」曰：「出何教文。」師曰：「出陀羅尼集。」法明禮謝贊歎而退。

有三藏法師問：「真如有變易否。」師曰：「有變易。」三藏曰：「禪師錯也。」師卻問三藏：「有真如否。」曰：「有。」師曰：「若無變易。決定是凡僧也。豈不聞善知識者。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。回六識為六神通。回煩惱作菩提。回無明為大智。真如若無變易。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。」三藏曰：「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。」師曰：「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。」曰：「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。如今又道不變易。如何即是的當。」師曰：「若了了見性者。如摩尼珠現色。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。若不見性人。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。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。」三藏曰：「故知南宗實不可測。」

有道流問：「世間有法過自然否。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何法過得。」師曰：「能知自然者。」曰：「元氣是道否。」師曰：「元氣自元氣道自道。」曰：「若如是者則應有二。」師曰：「知無兩人。」又問：「云何為邪云何為正。」師曰：「心逐物為邪。物從心為正。」

有源律師來問：「和尚修道還用功否。」師曰：「用功。」曰：「如何用功。」師曰：「饑來吃飯困來即眠。」曰：「一切人總如是。同師用功否。」師曰：「不同。」曰：「何故不同。」師曰：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。百種須索。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。所以不同也。」律師杜口。

有韞光大德問：「禪師自知生處否。」師曰：「未曾死何用論生。生即是無生法。無離生法說有無生。祖師云：當生即不生。」曰：「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。」師曰：「自不見性不是無性。何以故見即是性。無性不能見。識即是性故名識性。了即是性喚作了性。能生萬法。喚作法性亦名法身。馬鳴祖師云：所言法者謂眾生心。若心生故一切法生。若心無生法無從生。亦無名字。迷人不知。法身無象應物現形。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。鬱鬱黃華無非般若。黃華若是般若。般若即同無情。翠竹若是法身。法身即同草木。如人吃筍應總吃法身也。如此之言寧堪齒錄。對面迷佛長劫希求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。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。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。」

大德又問：「太虛能生靈智否。真心緣於善惡否。貪欲人是道否。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。觸境生心人有定否。住寂寞人有慧否。懷傲物人有我否。執空執有人有智否。尋文取證人。苦行求佛人。離心求佛人。執心是佛人。此智稱道否。請禪師一一為說。」

師曰：「太虛不生靈智。真心不緣善惡。嗜慾深者機淺。是非交爭者未通。觸境生心者少定。寂寞忘機者慧沈。傲物高心者我壯。執空執有者皆愚。尋文取證者益滯。苦行求佛者俱迷。離心求佛者外道。執心是佛者為魔。」大德曰：「若如是。應畢竟無所有。」師曰：「畢竟是大德。不是畢竟無所有。」大德踴躍禮謝而去。

百丈惟政

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。一日謂眾曰：「你為我開田我為汝說大義。」僧眾開田竟。師晚間上堂。僧問：「開田已竟，請師說大義。」師下禪牀行三步。展手兩畔以目視天地云：「大義田即今存矣。」

有老宿見日影透窗問師曰：「為復窗就日日就窗。」師曰：「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。」

師問南泉曰：「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。」南泉曰：「有。」師曰：「

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。」泉云：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則說似人了也。」曰：「某甲即恁麼。」師曰：「師伯作麼生。」曰：「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。」師曰：「某甲不會，請師伯說。」曰：「我大殺為汝說了也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佛道齊。」師曰：「定也。」

師因入京路逢官人。命吃飯忽見驢鳴。官人召云：「頭陀。」師舉頭。官人卻指驢。師卻指官人。法眼別云：「但作驢鳴焉。」

## 渺潭法會

洪州渺潭法會禪師。問馬祖：「如何是西來祖師意。」祖曰：「低聲近前來。」師便近前祖打一摑。云：「六耳不同謀來日來。」師至來日猶入法堂。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祖云：「且去。待老漢上堂時出來。與汝證明。」師乃悟云：「謝大眾證明。」乃繞法堂一匝便去。

## 杉山智堅

池州杉山智堅禪師。初與歸宗南泉行腳時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。南泉問歸宗云：「適來見虎似個什麼。」宗云：「似個貓兒。」宗卻問師。師云：「似個狗子。」宗又問南泉。泉云：「我見是個大蟲。」

師吃飯次。南泉收生飯云：「生。」師云：「無生。」南泉云：「無生猶是未。」南泉行數步。師召云：「長老長老。」南泉回頭云：「怎麼。」師云：「莫道是未。」

一日普請擇蕨菜。南泉拈起一莖云：「這個大好供養。」師云：「非但這個。百味珍羞他亦不顧。」南泉云：「雖然如此。個個須嘗他始得。」玄覺云：「是相見語。不是相見語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本來身。」師云：「舉世無相似。」

## 渺潭惟建

洪州泐潭惟建禪師。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。祖見乃吹師耳兩吹。師起定見是和尚。卻復入定。祖歸方丈。令侍有持一碗茶與師。師不顧便自歸堂。澧州茗溪道行禪師。師有時云：「吾有大病非世所醫。」後有僧問先曹山：「承古人有言：吾有大病非世所醫。未審喚作什麼病。」曹云：「攢簇不得底病。」云：「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。」曹云：「人人盡有。」云：「人人盡有。和尚還有此病也無。」曹云：「正覓起處不得。」云：「一切眾生為什麼不病。」曹云：「眾生若病即非眾生。」云：「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。」曹云：「有。」云：「既有為什麼不病。」曹云：「為伊惺惺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修行。」師云：「好個阿師莫客作。」僧云：「畢竟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安置即不堪。」又僧問：「如何是正修行路。」師云：「涅槃後有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涅槃後有。」師云：「不洗面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無面得洗。」

石鞏慧藏

撫州石鞏慧藏禪師。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。因逐群鹿從馬祖庵前過。祖乃逆之。藏問：「和尚見鹿過否。」祖曰：「汝是何人。」曰：「獵者。」祖曰：「汝解射否。」曰：「解射。」祖曰：「汝一箭射幾個。」曰：「一箭射一個。」祖曰：「汝不解射。」曰：「和尚解射否。」祖曰：「解射。」曰：「和尚一箭射幾個。」祖曰：「一箭射一群。」曰：「彼此是命。何用射他一群。」祖曰：「汝既知如是。何不自射。」曰：「若教某甲自射。即無下手處。」祖曰：「這漢曠劫無明煩惱。今日頓息。」藏當時毀棄弓箭。自以刀截發投祖出家。

一日在廚作務次。祖問曰：「作什麼。」曰：「牧牛。」祖曰：「作麼生牧。」曰：「一回入草去。便把鼻孔拽來。」祖曰：「子真牧牛。」師便休。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。如三平和尚章述之。

師問西堂：「汝還解捉得虛空麼。」西堂云：「捉得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捉。」堂以手撮虛空。師云：「作麼生恁麼捉虛空。」堂卻問：「師兄作麼生捉。」師把西堂鼻孔拽。西堂作忍痛聲云：「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。」師云：「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。」

眾僧參次。師云：「適來底什麼處去也。」有僧云：「在。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。」其僧彈指一聲。

僧到禮拜。師云：「還將那個來否。」僧云：「將得來。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。」僧彈指三聲。

問：「如何免得生死。」師云：「用免作什麼。」僧云：「如何免得。」師云：「這底不生死。」

紫玉道通

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。廬江人也。姓何氏。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。因而出家。唐天寶初。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跡岩。師往謁之。尋遷於南康龔公山。師亦隨之。貞元四年二月初。馬祖將歸寂。謂師曰：「夫玉石潤山秀麗。益汝道業遇可居之。」師不曉其言，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。同游洛陽。回至唐州西見一山。四面懸絕峰巒秀異。因詢鄉人云：「是紫玉山。」師乃陟山頂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。歎曰：「此其紫玉也。」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。遂剪茅構舍而居焉。後學徒四集。

僧問：「如何出得三界。」師云：「汝在裡許得多少時也。」僧云：「如何出離。」師云：「青山不礙白雲飛。」

於頔相公問：「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。」師云：「於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。」於公失色。師乃指云：「這個便是漂墮羅剎鬼國。」於公又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喚於頔。頔應諾。師云：「更莫別求。」有僧舉似藥山。藥山云：「縛殺這漢也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如何？」藥山亦喚云：「某甲。」僧應諾。藥山云：「是什麼。」

元和八年。弟子金藏參百丈回禮覲。師曰：「汝其來矣。此山有主也。」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。襄州道俗迎之。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。壽八十有三。

北蘭讓

江西北蘭讓禪師。湖塘亮長老問：「伏承師兄晝得先師真。暫請瞻禮。」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。亮便禮拜。師云：「莫禮莫禮。」亮云：「師兄錯也。某甲不禮師兄。」師云：「汝禮先師真。」亮云：「因什麼教某甲莫禮。」師云：「何曾錯。」

佛光如滿

洛京佛光如滿禪師。曾住五台山金閣寺。唐順宗問：「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。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。」師答曰：「佛從無為來。滅向無為去。法身等虛空。常在無心處。有念歸無念。有住歸無住。來為眾生來。去為眾生去。清淨真如海。湛然體常住。智者善思惟。更勿生疑慮。」

帝又問：「佛向王宮生。滅向雙林滅。住世四十九。又言無法說。山河及大海。天地及日月。時至皆歸盡。誰言不生滅。疑情猶若斯。智者善分別。」師答曰：「佛體本無為。迷情妄分別。法身等虛空。未曾有生滅。有緣佛出世。無緣佛入滅。處處化眾生。猶如水中月。非常亦非斷。非生亦非滅。生亦未曾生。滅亦未曾滅。了見無心處。自然無法說。」帝聞大悅益重禪宗。

南源道明

袁州南源道明禪師。上堂云：「快馬一鞭快人一言。有事何不出頭來。無事各自珍重。」便下堂。有僧問：「一言作麼生。」師乃吐舌云：「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。」

洞山來參方上法堂。師云：「已相看了也。」洞山便下去。至明日卻上。問云：「昨日已蒙和尚慈悲。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。」師云：「心心無間斷。流入於性海。」洞山云：「幾放過。」

洞山辭去。師云：「多學佛法廣作利益。」洞山云：「多學佛法即不問，如何是廣作利益。」師云：「一物莫違即是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云：「不可道你是也。」

酈村自滿

忻州酈村自滿禪師。上堂云：「古今不異。法爾如然更復何也。雖然如此。這個事大有人罔措在。」時有僧問：「不落古今請師直道。」師云：「情知汝罔措。」僧欲進語。師云：「將謂老僧落伊古今。」僧云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云：「魚騰碧漢階級難飛。」僧云：「如何即得免茲過咎。」師云：「若是龍形誰論高下。」其僧禮拜。師云：「苦哉屈哉誰人似我。」

師一日謂眾曰：「除卻日明夜暗。更說什麼即得珍重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無諍

之句。」師云：「喧天動地。」

## 中邑洪恩

朗州中邑洪恩禪師。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。師見來。於禪牀上拍手云：「和和。」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。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。卻退後立。師云：「什麼處得此三昧。」仰云：「於曹溪脫印子學來。」師云：「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。」仰云：「接一宿覺用此三昧。」仰云：「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。」師云：「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。」

問：「如何得見性。」師云：「譬如有屋屋有六窗。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。山山應如是。六窗俱喚俱應。」仰山禮謝起云：「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。更有一事。只如內獼猴困睡。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？」師下繩牀。執仰山手作舞云：「山山與汝相見了。譬如桀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。向十字街頭叫喚云：土曠人稀相逢者少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中邑當時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。何處有中邑也。」崇壽稠云：「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。若定不得。只是個弄精魂腳手。佛性義在什麼處。」玄覺云：「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。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。」

## 百丈懷海

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。福州長樂人也。凹去上下留中間歲離塵三學該練。屬大寂闡化南康。乃傾心依附。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。時三大士為角立焉。一夕三士隨侍馬祖玩月次。祖曰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西堂云：「正好供養。」師云：「正好修行。」南泉拂袖便去。祖云：「經入藏禪歸海。唯有普願，獨超物外。」

馬祖上堂大眾雲集。方升座良久。師乃卷卻面前禮拜席。祖便下堂。師再參馬祖。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豎起。師云：「即此用離此用。」祖掛拂子於舊處。師良久，祖云：「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。」師遂取拂子豎起。祖云：「即此用離此用。」師掛拂子於舊處。祖便喝。師直得三日耳聾。自此雷音將震。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。以居處岩巒峻極。故號之百丈。既處之未期月。參玄之賓四方麕至。即有溈山黃檗當其首。

一日師謂眾曰：「佛法不是小事。老僧昔再參馬祖被大師一喝。直得三日耳聾眼暗。

」時黃檗聞舉不覺吐舌。師曰：「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。」檗云：「不然今日因師舉。得見馬祖大機之用。然且不識馬祖。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。」師云：「如是如是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。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。子堪有超師之作。」

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。師曰：「作麼。」曰：「父母俱喪請師選日。」師云：「明日來一時埋卻。」

師上堂云：「並卻咽喉唇吻速道將來。」溈山云：「某甲不道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不辭與汝道。久後喪我兒孫。」五峰云：「和尚亦須並卻。」師云：「無人處斲額望汝。」雲岩云：「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。」師云：「並卻咽喉唇吻速道將來。」雲岩曰：「師今有也。」師曰：「喪我兒孫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我要一人傳語西堂。阿誰去得。」五峰云：「某甲去得。」師云：「汝作麼生傳語。」五峰云：「待見西堂即道。」師云：「道什麼。」五峰云：「卻來說似和尚。」

師與溈山作務次。師問：「有火也無。」溈山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。」溈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。師云：「如蟲蝕木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云：「汝是阿誰。」僧云：「某甲。」師云：「汝識某甲否。」僧云：「分明個。」師乃舉起拂子云：「汝還見麼。」僧云：「見。」師乃不語。

因普請鑊地次。忽有一僧。聞飯鼓鳴。舉起鑊頭大笑便歸。師云：「峻哉。此是觀音入理之門。」師歸院乃喚其僧問：「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。」對云：「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吃飯去來。」師乃笑。

問：「依經解義三世佛怨。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固守動靜三世佛怨。此外別求即同魔說。」

因僧問西堂云：「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？」西堂云：「怕爛卻作麼。」師聞舉乃云：「從來疑這個老兄。」僧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一合相不可得。」

師謂眾云：「有一人長不吃飯不道饑。有一人終日吃飯不道飽。」眾皆無對。雲岩

問：「和尚每日驅驅為阿誰。」師云：「有一人要。」岩云：「因什麼不教伊自作。」師云：「他無家活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。」師曰：「汝等先歇諸緣。休息萬事。善與不善世出世間。一切諸法。莫記憶莫緣念。放捨身心令其自在。心如木石無所辯別。心無所行心地若空。慧日自現。如雲開日出相似。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。對五欲八風。不被見聞覺知所縛。不被諸境所惑。自然具足神通妙用。是解脫人。對一切境心無靜亂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。無有滯礙名為道人。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。有為世間福智拘係。即名為佛慧。是非好醜是理非理。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。處心自在。名初發心菩薩。更登佛地。一切諸法本不自空。不自言色。亦不言是非垢淨。亦無心繫縛人。但人自虛妄計著。作若干種解。起若干種知見。若垢淨心盡。不住繫縛不住解脫。無一切有為無為解。平等心量。處於生死其心自在。畢竟不與虛幻塵勞。蘊界生死諸入和合。迥然無寄一切不拘。去留無礙往來生死。如門開相似。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。心無退屈。不念名聞衣食。不貪一切功德利益。不為世法之所滯。心雖親受苦樂不乾於懷。粗食接命補衣禦寒暑。兀兀如愚如聾相似。稍有親分。於生死中廣學知解。求福求智於理無益。卻被解境風漂。卻歸生死海裡。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。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。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。此法無實無虛。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。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。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。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。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。以無縛心應一切心。以無縛慧解一切縛。亦能應病與藥。」

僧問：「如今受戒身口清淨。已具諸善得解脫否。」答：「少分解脫。未得心解脫。未得一切解脫。」問：「云何是心解脫。」答：「不求佛不求知解。垢淨情盡。亦不守此無求為是。亦不住盡處。亦不畏地獄縛。不愛天堂樂。一切法不拘。始名為解脫無礙。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。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。有恒沙無漏戒定慧門。都未涉一毫在。努力猛作早與。莫待耳聾眼暗。頭白面皺老苦及身。眼中流淚心中惶惶。未有去處。到恁麼時。整理腳手不得也。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。為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。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。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。或忻或怖。六道五蘊現前。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輿。光明顯赫。為縱自心貪愛。所見悉變為好境。隨所見重處受生。都無自由分。龍畜良賤亦總未定。」

問：「如何得自由。」答：「如今對五欲八風。情無取捨。垢淨俱亡。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。心如木石。亦如香象截流而過。更無疑滯。此人天堂地獄。所不能攝也。又不讀經看教。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。但是一切言教。只明如今覺性自己。俱不被一切

有無諸法境轉。是導師。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。是金剛。即有自由獨立分。若不能恁麼得。縱令誦得十二圍陀經。只成增上慢。卻是謗佛。不是修行。讀經看教。若准世間是好善事。若向明理人邊數。此是壅塞人。十地之人脫不去。流入生死河。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。解屬貪貪變成病。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。透過三句外。自然與佛無差。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。只恐不是佛。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。是以理未立。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。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。臨時作得。捉土為金。變海水為酥酪。破須彌山為微塵。於一義作無量義。於無量義作一義。」

師有時說法竟。大眾下堂乃召之。大眾回首。師云：「是什麼。」藥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。

唐元和九年。正月十七日歸寂。壽九十五。長慶元年敕謚大智禪師。塔曰大寶勝輪。禪門規式：百丈大智禪師。以禪宗肇。自少室至曹溪以來。多居律寺。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。故常爾介懷。乃曰：「祖之道欲誕布化元。冀來際不泯者。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耶。」舊梵語阿含。新雲阿笈摩。即小乘教也。或曰：「瑜伽論纓珞經。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。」師曰：「吾所宗非局大小乘。非異大小乘。當博約折中。設於制范務其宜也。」於是創意別立禪居。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。號曰長老。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。既為化主即處於方丈。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。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。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為尊也。所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。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。設長連牀施椸架掛搭道具。臥必斜枕牀唇。右脅吉祥睡者。以其坐禪既久。略偃息而已。具四威儀也。除入室請益。任學者勤怠。或上或下不拘常准。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。長老上堂升坐。事徒眾雁立側聆。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。示依法而住也。粥隨宜二時均偏者。務於節儉表法食雙運也。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。置十務謂之寮舍。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。令各司其局也。飯者目為飯頭。菜者目為菜頭。他皆仿此。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清眾。並別緻喧撓之事。即堂維那檢舉。抽下本住掛搭。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。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。集眾燒衣缽道具。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。詳此一條制有四益。一不污清眾生恭信故。三業不善不可共住。准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。當驅出院。清眾既安恭信生矣。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。隨宜懲罰。得留法服後必悔之。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。四不泄於外護宗綱故。四來同居聖凡孰辨。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。況今像末豈得全無。但見一僧有過。便雷例譏誚。殊不知以輕眾壞法。其損甚大。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。宜依百丈叢林格式。量事區分。且立法防奸不為賢士然。寧可有格而無犯。不可有犯而無教。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。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。今略敘大要。遍示後代學者。令不忘本也。其諸軌度山門備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